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七章：

【子曰。道不行。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其由與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。由也好勇過我。無所取材。】

「大曰筏，小曰桴。竹做而小的船，叫桴。」就是用竹子做的小船叫桴，大的船叫筏。

「這一章古來注解到今天還未明瞭，這一章的道，依朱子所注那是心理學。」這一章書古來注解到今天還沒有明瞭，如果照朱子注解這一章道的意思，雪廬老人講那是屬於心理學。

「這一章有三種說法：一說：材料未準備。」

「有人說，孔子欲乘小船過海，他人不敢跟，唯有子路勇敢所以不怕，子路聽聞後很歡喜。孔子云：子路的勇氣超過我，而無所取材，但是現在尚無材料造桴，沒有材料可以取用。這個說法不通，吾都不滿意。」雪廬老人講，也有注解是這樣的說法，注解這章書這個說法，這個說法是不通的。雪廬老人他不滿意這種解釋。「因為孔子曾說暴虎憑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」所以第一種講法，「這樣講如何能互通？」跟孔子講的這一句暴虎憑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跟這句就不通了，不能互通了。這是第一種解釋這個不通。

「二說：由，是經由的意義，子路誤聽而歡喜。」這是第二種說法。

「三說」，第三種說法，「這是孔子比喻，道行不出去，向內向外都危險。又有人說，浮于海，是到九夷。又說，浮于海確有個

定處，後人不知道而已。」

「這三種說法，都是似是而非的講法，說不通，吾都不採取。」雪廬老人他不採取這三種說法，這三種解釋都講不通，所以不採取這三種說法。

『子曰：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。』「吾主張：孔子道行不通，乘桴浮於海，桴是竹板繫起來的筏桴。」竹子把它編起來繫在一起，浮在水面上這樣的小船。「雖然吾道行不開，也周遊列國，都講不通。但是道不可以人間迷失，如箕子把文化留在韓國。本國雖然行不通，我也不能在家閒著，我上海外去，雖然沒有交通工具，只要有簡單的桴，一切危險也都不顧，我以道為重。到海外也冀望能行道，這都有證據，例如有人聽聞孔子擊磬，說孔子是有心哉。又說：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！擊磬的人知進不知退。」就是知道孔子知進不知退。「孔子也說自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，我是知進不知退，我是盡人事聽天命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，永不休息。回來魯國又作春秋，亂臣賊子懼。孔子說：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因為有天子的大位才可以作春秋。」

『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好勇過我。』

「孔子有勇，合乎中庸之道的勇，孔子求中道，在學生惟有子路有這種勇的精神，學問雖比不上老師，但是勇氣超過老師，所以孔子說：好勇過我，孔子也有勇，但是合乎中。子路的勇不合乎中。」不合乎中道。

『無所取材。』

「無所取材，除子路以外，有這種勇氣的人才太少了。子路有勇，衛國戰亂，有人問（孔子）高柴的安危，孔子說，不數日就會回來。」高柴也在衛國，問高柴他安全不安全？有沒有危險？孔子

說，沒有幾天他就會回來了。又「問子路」，問子路如何？「孔子說必死。果然，子路死於衛國。」

「顏子的勇合乎中庸之道，有如孔子，卻早死。」顏回早死。

「面對險境，子路是結纓而死，臨死仍然不忘禮，顏子則是子在，回何敢死。」顏淵就是顏回，他的勇合乎中庸之道，有如孔子，跟孔子一樣，但是他卻早死。面對險境，子路是結纓而死，臨死仍然不忘這個禮，顏子他是子在回何敢死。就是老師還在，學生怎麼敢去死？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到這個地方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